王荊公年譜考略

王荆國文公年譜考略序

予竊不自揆編次荆國王文公年譜有年所閱正史及百家雜説不下數千卷則因年以考事考其事而辨其誣已略具於斯編矣因名其書曰考略古之著書者必推原其所以作是書之意而予於是譜告成頗惝然若失言有所不能盡意有所不必達則又何也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則凡善有可紀與惡之當襮不出於生前事實而後之論者雖或意見各殊褒貶互異

而事實固不可得而易也唯世之論公者則不然公之沒去今七百餘年其始肆為詆毀者多出於私書既而采私書為正史而此外事實愈增欲辨尤難由此更千百年又將何所底止耶所謂言有所不能盡者此也若其意尤有所不必達因憶公有上韶州張殿丞書其言曰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儁烈

道德淪衍不幸不為朝廷所稱輙不得見於史
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
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為邪以異為
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
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
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
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
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耶嗚呼盡之矣
此書不知作於何年要必為先人而發在乎慶

歷皇祐間當是時公已見稱於名賢鉅公而未甞有非毀及之者也然每讀是書而不禁歔欷累歎何其有似後世詆公者而公已先言之也自古前代有史必由繼世者修之而其所考據則必有所自來若為宋史者元人也而元人盡采私書為正史當熙寧新法初行在朝議論蠭起其事實在新法猶為有可指數者及乎元祐諸臣秉政不惟新法盡變而黨禍蔓延尤在范呂諸人初修神宗實録其時邵氏聞見録司馬

溫公瑣語涑水記聞魏道輔東軒筆錄已紛紛盡出則皆陰挾翰墨以饜其忿好之私者為之也又繼以范冲朱墨史李仁甫長編凡公所致慨於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若重為天下後世惜者而不料公以一身當之必使天下之惡皆歸至謂宗之已由安石豈不過甚矣哉宋自南渡至於元中間二百餘年肆為詆毀者已不勝其繁矣由元至明中葉則有若周德恭謂神宗合赧亥桓靈為一人有若楊用修

斥安石合伯鯀商鞅莽操懿温為一人抑又甚焉又其前若蘇子瞻作温國行狀至九千四百餘言而詆安石者居其半無論古無此體即子瞻安得有如是之文後則明有唐應德著史纂左編傳安石至二萬六千五百餘言而亦無一美言一善行是尚可與言史事乎哉昔唐朱敬則為正議大夫並修國史韋安石閱其史稾歎曰董狐無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於宰相宰相能制生人而史官兼制生死夫以彼好為私

書者無宰相之權而有重於史官之勢豈所謂不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非耶且夫温柔敦厚詩教也書以道政事春秋辨是非尤在於屬辭比事而不亂而後世有著春秋者曰讞嗚尚書者曰寃辭則又有講學同門異戶而亦名之曰公案若皆以爰書從事此豈談經術言道德者所宜然惟是非乎安石者纍纍若公案若寃辭雖有明哲若交相讞焉欲從而覆說之不能故曰意有所不必達也嗚呼以予之為斯譜既不免

類發憤者所為然言有所不能盡意有所不必達終於公上張殿丞書不能無感於斯文淩之覽者即以知予作是書之意可也夫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均辟也予固好公者肰則予又焉敢居一於此也哉

嘉慶九年甲子夏五月上澣日

金谿後學蔡上翔元鳳謹書時年八十有八

王荆公年譜考畧

同學參閱姓氏

汪世樟豫年秀水
蔡呈韶蕭田奉新
曾傳忠遂良龍泉
朱基肇旭南昌
鄒廷瓛玉堂宜黄
譚一鵬翼雲萬安
譚一鶚凌雲萬安
嚴述祖達夫奉新

受業同校姓氏

李崇禮建中宜黄
明其敎振芳南康邑
龔慶騤晴波漢陽
甘澤百川漢陽
龔瀛俊海山東鄉川
王齡啟周高安
漆奎光聯璧新昌
張光第上登新昌

蔡象頤　正育　奉新

李學容　賦英　金谿

張光曙　旭初　新昌

嚴夔祖　淑襄　奉新

蔡宗玉　象貞　龍泉

鄒　昉　曉亭　新建

江　甡　頡臺　金谿

男　揆　應遴
　　行儉　廉夫　校字

王荆公年譜考略目錄

序言總論

世人積毀荆公幾同於詈罵不啻千萬人矣而六七百年來爲之表揚盛美亦未嘗無人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又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因采其文六七篇並著於卷首

宋史王安石本傳○四庫全書目錄曰宋史元托克托等撰大旨在於表章道學其餘皆姑以備数故疎舛蕪漫僕数難窮又朱趙彥衛雲麓漫抄曰近日行狀墓誌家傳多出於門生故吏之手往往失實人多喜之卒與正史不合考畧曰

安石史傳采之私書甚多而未有一字出於門生故吏之手卽其所見稱於當世大賢者本傳亦不存一字今卽名臣言行錄所載出於邵氏聞見錄司馬涑水記聞諸書可考而知者畧著於篇中使後之覽者知有所自來云

紹興重刊臨川文集序○金谿危素太樸撰黄次山傳次山字季岑直龍圖閣庭堅之族子宣和元年試國學第一時方申禁元祐黨人以庭堅在黨籍故降次山第四考略曰魯直以元祐與史局而史事實非魯直所得而專卽與陸佃爭

辨佞史謗書必屬在局有力人而載筆者特假之庭堅耳脣直稱譽荆公全集具在始終未之有易也季岑當紹興初年正值講學之徒攻安石甚急尤兢兢愛護其文章如此益知豫章學術淵源有自云

玉照新志○後人論宋事者秖知元祐黨碑當之者傷心聞之者切齒而於元祐廟堂之勝未有舉而及之者今取玉照所記載于朱墨史可矣而必首附於諸序文者亦以見元祐紹聖黨禍實關於宋室存亡之機莫有甚于此也

澗泉日記〇韓止仲爲元吉之子維之孫而億之曾孫也止仲言自慶歷至渡江六十年學術風氣洞中得失如衡之平持國爲介甫深交止仲又生長世家其言渡江六十年正在淳熙間陸文安作荆國祠堂記亦其時也君子可以觀世變矣

臨川王文公集序〇考畧曰草廬稱頌荆公大意與象山同至謂公之學雖博所未明者孔孟之學才雖優所未能者伊周之才則亦猶是南渡後講學論人習氣又謂論之平而當其唯二程

朱陸四子之書質之遺書大全等集猶不能無疑焉同時虞伯生亦有重建文公祠記其言曰至順二年冬中順大夫撫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塔不台侯始至郡明年故翰林學士吳公就養郡中過故宋丞相荆國王公之祠見其頹圮而歎焉侯爲之言曰是吾責也乃出俸錢命郡吏某使經營焉告成侯欲傳其事於石按郡志宋崇寧四年郡守田某爲堂肖公像而祀之淳熙十五年郡守錢某更築祠而象山陸公九淵爲之記公故宅在城東偏鹽步嶺有祠在焉作

而新之則侯用吳之言也郡人危素將重刻公文集吳公爲序旣而吳公薨侯是以徵文於予也予因節錄之而附於此可以知建祠之有由來云

鄭曉古言○考略曰言簡而意盡無踰此文故特錄之

應雲鸞序○考畧曰稱兒舅無乃勦說世安得有此賢父而其子能賢亦遂從而讀其全書也讀全書而後能知其人則夫不能讀其全書者又何怪乎嘵嘵焉終其身役於勦說而不知反耶

象山與鄞密邇公治鄞鄞民至今賴之得象山斯文而益顯而因推及於立身大節佐國豐功皆由讀其全書而得之然則象山不誠賢乎哉公窆瘞於江寧公墓不知所在一語當時何不知刪之

王臨川文集序○章袞臨川人嘉靖二年進士選授御史提督南畿學政陞陝西提學副史所著有學庸口義章子瑣言惟此序專就攻新法者言之洋洋纚纚數千言而條理甚明亦不雜以講學習氣尤為諸序中不可少之文

宋史本傳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携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召試館職不就修薦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修以

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爲羣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

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
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
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
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
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後安石當國
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
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
識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
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閤門吏齎勅就付之拒不
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勅於案而去又追

遣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
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鬬鶉其儕求之不與
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
石駁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爲盜此不與而彼攜以
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雖死當勿論遂劾
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
是詔放安石罪當詣閤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
謝御史舉奏之置不問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
除改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
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自非大臣欲傾側而爲私

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而彊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由是益與之忤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爲巨室欲籍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呂公著交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神宗在潁邸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對帝

問爲治所先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爲高不可及爾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臯夔稷卨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

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皐夔稷卨傅說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爾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皐夔稷卨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登州婦人惡其夫寢陋夜以刃斮之傷而不死獄上朝議皆當之死安石獨援律辨證之爲合從謀殺傷減二等論帝從安石說且著爲令二年二月拜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

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爲經術不可施於世務爾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爲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戸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均輸法者

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槩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

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戶祗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于臨流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爲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

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辨帝爲巽辭謝令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爲上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爲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爲重輕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爲於是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

下之權已歸于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上以爲然安石乃視事琦說不得行安石與光素厚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詒書反覆勸之安石不樂帝用光副樞密光辭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寢公著雖爲所引亦以請罷新法出潁州御史劉述劉琦錢顗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繼去騐用秀州推官李定爲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蘇頌封還詞頭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論定不孝皆罷逐翰林學士范鎭三疏言青苗奪職

致仕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託得曾布信任之亞於惠卿三年十二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民大恐帝批付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責監司郡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紛然驚異況於二十萬戶百姓固有蠢愚爲人所惑動者豈應爲此遂不敢一有所爲邪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勝亦不可不畏也東明民或遮宰

相馬訢助役錢安石自帝曰知縣賈蕃乃范仲淹之壻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當知其情僞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縱之使妄經省臺鳴鼓邀駕恃衆僥倖則非所以爲政其彊辯背理率類此帝用韓維爲中丞安石憾曩言揖爲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維辭而止歐陽修乞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罰輕不足以阻姦至比之共鯀靈臺郎尤瑛言天久陰星失度宜

退安石即黜隸英州唐垌本以安石引薦為諫官因請對極論其罪謫死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為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為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於官何利焉闕其奏出彥博守魏於是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已者也富弼韓琦用為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禮官議正太廟太祖東嚮之位安石獨定議還僖祖於祧廟議者合爭之弗得上元夕從駕乘馬入宣德門衛士訶止之策其馬安石怒

上章請逮治御史蔡確言宿衛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帝卒爲杖衛士斥內侍安石猶不平王韶開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議解所服玉帶賜之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於色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招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爲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

不知爲誰若而宫有言乃向經曹佾所爲爾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狀爲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竄領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爲吏部尚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爲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

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綰覺其意密白帝請召之八年二月復拜相安石承命即倍道來三經義成加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子雱爲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惠卿勸帝允其請由是嫌隙愈著惠卿爲蔡承禧所擊居家俟命雱風御史中丞鄧綰復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爲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出守陳十月彗出東方詔求直言及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

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變無窮上下傅會豈無偶合周公召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國日久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所亦曰德而已裨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有如裨竈未免妄誕况今星工哉所傳占書又世所禁謄寫譌誤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召所言則既閱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

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幷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悉從之時出師安南諜得其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自草敕牓詆之華亭獄久不成雱以屬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訟

安石曰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数方命矯令罔上要君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又發安石私書曰無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恚疽發背死安石暴綰罪云爲臣子弟求官及薦臣壻蔡卞遂與亨甫皆得罪綰始以附安石居言職及安石與呂惠卿相傾綰極力助攻惠卿上頗厭安石所爲綰懼失勢屢留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亨甫險薄諂事雱以進至是皆斥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

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上益厭之罷爲鎭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屢乞還將相印元豐二年復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改封荆拆宗立加司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謚曰文配享神宗廟庭崇寧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廟列于顏孟之次追封舒王欽宗時楊時以爲言詔停之高宗用趙鼎呂聰問言停宗廟配享削其王封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傅會其流入於佛老一時

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黜春秋之書不使列於學官至戲目爲斷爛朝報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作辯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安石性強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傅經義出已意辯論輒数百言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

用門下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復相歲餘罷

終神宗世不復召凡八年子雱

雱字元澤爲人慓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未冠

已著書數萬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歎曰此

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彊而邊患博矣

其後王韶開熙河安石力主其議蓋兆於此舉進

士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

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

解亦数萬言時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

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

安石欲上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于市遂傳達於上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神宗數留與語受詔撰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以病辭不拜安石更張政事雱寔導之常稱商鞅為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安石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為人所阻故與程君議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卒時纔三十三特贈左諫議大夫

論曰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爲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石嗚呼此雖朱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紹興重刊臨川文集叙

紹興重刊臨川集者郡人王丞相介甫之文知州事桐廬詹大和甄老所譜而校也蓺祖神武定天下列聖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挾所長與時而奮王元之楊大年篤倘音律而元獻晏公臻其妙柳仲塗穆伯長首唱古文而文忠歐陽公集其成南豐曾子固豫章黃魯直亦所謂編之乎詩書之册而無媿者也丞相旦登文忠之門晚躋元獻之位子固之所深交而魯直稱爲不朽近歲諸賢舊集其鄉郡皆悉刊行而丞相之文流布

閩浙頗此郡獨因循不暇而詹子所爲奮然成之者也紙墨既具久而未出一日謂客曰讀書未破萬卷不可妄下雌黃讐正之難自非劉向揚雄莫勝其任吾今所校本仍閩浙之故耳先後失次訛舛尚多念少遲之盡更其失而慮歲之不我與也計爲之何客曰不然皋蘇不世出天下未嘗廢律劉揚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書凡吾所爲將以備藩川之故事也以小不備而忘其大不倫士夫披閱終無旹矣明窻凈榻永晝清風日思誤書自是一適若覽而不覺其誤孫而不能思思而不能得雖

劉揚復生將如彼何哉㕑子曰善客其爲我志之

十年五月戊子豫章黃次山季岑父序

玉照新志二則　　宋王明清

元祐黨人天下後世莫不推尊之紹聖所定止十二人至蔡元長當國凡所背已者皆著其間殆至　百九人皆石刻姓名頒行天下其中愚智溷淆不可分別至於前日詆訾元祐之政者亦獲厠名矣惟有識講論之熟者始能辯之然而禍根實基於元祐嫉惡太甚焉呂汲公梁況之劉器之定王介甫親黨呂吉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親黨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十人榜之朝堂范淳父上疏以爲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范忠宣太息語同

列曰吾輩將不免矣後來時事既變章子厚建元祐黨果如忠宣之言大抵皆出於士大夫報復而卒使國家受其咎悲夫

元祐初修神宗實錄秉筆者極天下之文人如黃秦晁張是也故詞采粲然高出前代紹聖初鄧聖求蔡元長上章指以爲謗史乞行重修盖舊文多取司馬文正公涑水紀聞如韓富歐陽諸公傳及敘劉永年家世載徐德占母事王文公之詆永年常山呂正獻之評曾南豐安簡借書多不遜陳秀公母賤之類取引甚多至新史於是裕陵錄實皆

以朱筆抹之且究問前日史臣悉行遷斥盡取王荆公日錄無遺以刪修焉號朱墨本陳瑩中上書曾文肅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也其所從來亦有本爲覽之者孰究而考之當知此言不誣

澗泉日記　　　　　　宋韓淲止仲

本朝慶歷間諸公韓魏公富鄭公歐陽公尹舍人孫先生石徂徠雖有憤世疾邪之心亦皆學道有所見有所守下至王介甫王深父曾子固王逢原猶守道論學至東坡論人便只有憤世疾邪之心議論利害是非而已伊川諸儒復專以微言詔世天下學者始覺有偏渡江六十年此意猶未復也因借富公集漫記所嘆於此

臨川王文公集序

唐之文能變八代之弊追先漢之蹤者昌黎韓氏而已河東柳氏亞之宋文人視唐爲盛唯廬陵歐陽氏眉山二蘇氏南豐曾氏臨川王氏五家與唐二子相伯仲夫自漢東都以逮於今駸駸八百餘年而合唐宋之文可稱者近七人焉則文之一事誠難矣哉荆國文公才優學博而識高其爲文也度越輩流其行卓其志堅超超富貴之外無一毫利欲之汨少壯至老死如一其爲人如此其文之不易及也固宜宋政和間官局編書諸臣之文獨

臨川集得預其列靖康之禍官書散失私集竟無完善之本弗如歐集老蘇大蘇之集盛行於時也公絕類之英間氣所生同時文人雖或意見素異尚且推尊公文口許心服每極其至而後來卑陋之士不滿其相業因并廢其文此公生平所謂流俗胡於公之死後而猶然也金谿危素好古文慨公集之零落搜索諸本增補較訂總之凡若干卷比臨川金陵麻沙浙西數處舊本頗爲備悉請予序其成噫公之文如天之日星地之海嶽奚資於序而公相業所或不滿者亦鮮究其底裏何也公

賀蓋世之名遇命世之主君臣密契殆若管葛主以至公至正之心欲堯舜其民臣以至公至正之心欲堯舜其君然而公之學雖博所未明者孔孟之學也公之才雖優所未能者伊周之才也不以其所未明未能自少徒以其所已明已能自多毅然自任而不回此其蔽也一時之議公者非偏則私不惟無以開其蔽而亦何能有以愜公論哉論之平而當足以定千載是非之真者其惟二程朱陸四子之言乎

古言

明海鹽鄭曉窒甫

王荆公修身潔行過於韓范富歐其志在天下後世必欲一身一時任其事但不得人人似荆公耳乃不諒其心萬口交訕豈不冤哉荆公自信無媿不以人言爲意誤天下矣

序

荆國文公古詩十三卷律詩二十一卷挽詞一卷集句歌曲二卷四言詩古賦樂章銘讚一卷書疏一卷奏狀一卷劄子四卷內制四卷外制七卷表六卷論議九卷雜著一卷書七卷啟三卷記二卷序一卷祭文哀詞二卷神道碑三卷行狀墓表一卷墓誌十卷舊閩浙蘇吳俱有刻公梓里臨川顧缺無傳亍忝牧以來每用爲慨謀梓之購善本而無從也走取家藏舊本讐校而翻刻焉於乎公之文取材百氏附翼六經與韓柳歐蘇曾氏卓然成

七大家並傳海內當與日月爭光豈以刻不刻為
公重哉憶予少小時侍先君古愚公論宋史至熙
寧奮袂咋公先君厲聲曰稺兒毋乃勦說時慙退
不知所云畢時遊四明泛鑑湖公撰述吟咏勸在
木石璀璨陸離與山光水色爭雄競麗心目眩瞀
不可攬結葢私極愛慕願為執鞭久矣旣而旅金
陵得公全集昕夕讀不忍去手然直謂公文章家
丈人耳徐考公宰鄞諸政青苗保甲市易水利種
種有成蹟可按鄞民至今賴之乃喟然嘆曰若公
者豈獨長于文已乎豈獨能於宰已乎夫隆汙者

道也成敗者数也公動稽堯舜心表天日乘時遇
主誚局官往軌運掌可修而靡所究竟此豈專任
自信之過哉一時名賢弗克和衷胥匡變而之道
此何咎焉翊公學本經術才宏經濟志存周孔行
比夷由固傑然一人豪也一咻衆排甚者究以靖
康禍本此非所謂勦說者耶公墓不知所在謀所
以專祠公而不獲公二十二世孫王生瑞從予乞
祀田予既刻公文復稍助之以延公祀云嘉靖丙
午九月既望臨川縣知縣後學象山應雲鸑謹識

王臨川文集序

明章袞汝明

嘉靖丙午秋八月臨川邑侯象山應君刻荆國王文公集成謂袞邑人也宜有以叙其事昔我象山陸文安公叙公祠堂於朱草廬吳文正公叙公文集於元二公皆命世大儒其事核而精其文直而肆公之純疵得失猶方員之囿於規矩也予末小子安敢復有所贅然竊唯公之相業所以未能成先資之信快人心之公者直以變法之故爾二公之言雖已抉發隱義提挈宏綱而其端緒曲折倘若有未暇及者故雖不敏不敢過避焉夫善觀人

者必驗乎心跡善爲治者必核乎名實心跡不明則名實不正名實不正則爵祿廢置生誅予奪皆失其道而天下之治靡矣若公與神宗之事豈非千萬世名實不正之最甚者乎宋之有天下燕雲盡失契丹已強於北元昊繼起兵力又奪於西不能數戰則其勢不得不出於求和轉輸金繒每歲不貲卑禮甘言惟恐挑禍漢之文景國辱而民不困時則有文景之辱而無文景之利此謐凜然不可恃以常安之勢也治平熙寧之際上訓下樊綱紀法度根本枝葉無不受病譬如中年之人雖容

色言動無異少時然縱恣之餘腹心肝鬲之疾纏綿膠錮待時而發此蓋斷然不容怠忽玩愒之時也神宗深知天下之勢將欲大有所爲而又不御游畋不治宮室眷求義德與圖治理誠曠世一出人臣所當效力致死之君也乃公之節行文章既已大過於人而道德經濟又獨惓惓以身任之當仁宗在位之日使回一書究極治體直欲化裁三代以趨時變與區區隨世遷就諸人規模夐別繼論時政則語意益切岌然如禍亂之逼乎其後賈太傅之痛哭劉賢良之剴切可謂異世同符矣有

臣如此蓋亦曠世一出人君所當虛己委任共享
天心者也夫其君臣相遇之盛如此而時勢所値
又當否泰安危往來消長之際然則公與神宗所
以悉心謀議創制立法而將以伸其大有爲之志
於天下豈但君臣之分義則然固亦天命人心所
不容已也今考當時常平倉司馬公所謂三代之
良法放青苗錢之害小廢常平倉之害大者也然
積滯不散侵移他用平時既無補於貧民必待年
凶物貴然後出糶而所及者又皆城市游手之輩
況穀貴則減價而糶惟富民爲能應其糶穀賤則

增價而糴惟富民爲能應其糴貧民下戶既無可糴又不能糴勢不免於借貸蘇頴濱曰天下之人無田以爲農無財以爲商禁而勿貸不免轉死於溝壑使富民爲貸則用不仁之法收太半之息不然亦不免脫衣避屋以爲質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周官之法使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其貴賤而以國服爲息今可使郡縣盡貸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頴濱此論則公所行青苗錢之法也考之於古景公之於齊子皮之於鄭司城子罕之於宋旣皆以貸而得民驗之於今則前此陝西一路已

翕然稱便矣然則青苗錢之放乃所以救常平之失而修耕斂補助之政也古者民多則國強民少則國弱兵無非民故也宋自雍熙端拱以來西北多事朝廷爭言募兵既募征行之兵又募力役之兵大率非游手之徒則亡命之輩於是始聚百萬之兵而仰食於縣官非如漢唐之初有事則擐甲冑以蹈行陳無事則服田積穀以廣軍儲冗而無制則老弱麥半而不堪戰鬭聚而不散則偃蹇驕惰而易於爲亂而上下以爲得計方且盡用衰世掊刻之術剝吾民以啗之及不可用則又爲之俛

首以事驕虜而使此輩自安於營伍之中況是時京東京西淮南諸路劇盜如王倫張海輩肆意橫行建旗鳴鼓官吏逢迎入城與之宴飲雖有畨戍之兵如入無人之境制兵之壞莫甚於此此公保甲之法所由行也其要在於訓練齊民使皆可戰稍復府兵之舊以減募兵紓民力當時蘇東坡極言養兵之害而欲訓練州縣之土兵以省禁兵意亦如此然必畿甸就緒乃以漸推之於天下始但隸於司農以捕盜賊相保任繼乃肄習武事定其賞罰而隸於兵部其政令一聽於樞密葢公所以

計之者審矣民情莫不欲富亦莫不欲逸也宋至中葉役法大壞產破家亡視爲常事而衙前州役爲甚韓絳則言民有父自經死冀免其子逐嫁祖母與母析居以圖避免者司馬公則言自置鄉戶衙前以來民益困乏不敢營生多種一桑多置一牛畜二年之糧藏十疋之帛則已目爲富戶抉充衙前吳充則言鄉役之中衙前爲重至有家貲已竭而逋負未除子孫既沒而鄰保尤逮田地不敢多耕骨肉不敢義聚者然則當役之家出錢以雇役坊郭女戶品官之家斂錢以助役官又爲之貸

坊場給閒田以充雇直固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之意也況公之爲是法也揭示一月民無異詞乃著爲令令下之日物情大快於是始行諸天下而亦各從其便以爲法此則雇役法之大略也諸路上供歲有定數年有豐𣧑故出辦有難易道有遠近故勞費有多寡典領之官專務取贏內外不相知饒乏不相補四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而農民重困國用無餘於是均輸之法行爲先王之於商也未嘗不欲抑之以懲游末亦未

嘗不欲厚之以通貨賄其於民也固嘗補助於耕
歛之時又欲周給於祭祀喪紀困廹之日此周官
泉府之法所以爲厚也今雖萬室之邑然貨之滯
而不售民之欲賒且貸者已不貲矣而况都會之
地哉公之所以剏爲市易之法者固將抑兼并以
厚商賈備經制以利民用而必量取一分二分之
息者亦欲其仁可繼爾諸監既廢賦牧地以佐芻
粟諸兵騎戰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之馬復從官
給蕃部養馬既不常行各邊市馬又患不足此戸
馬保馬之法所由以行也然戸馬則蠲科賦保馬

則蕃征役而馬又皆從官給也藉使尤或少厲於
民則亦斟酌修改之而已國固可使之馬馬顧可
使獨在邊畜而成周丘甸所出之馬豈皆官養之
邪若夫熈河一帶西控吐蕃東蔽涇涼夏人右臂
實維茲地若使彼間而取之則豈惟鄜延一路不
解甲哉將秦隴復受兵矣而西域之不可通無論
也此公所以銳意於王韶之策歟宋之於北虜雖
慚於納賂亦怯於用兵惟怯故彼得肆無厭之求
惟慙故此常懷憤恨之意然既不能攻之以雪其
慙則亦驕之以圖其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

之而睢盱以幸目前之安者此公所以割地畀遼且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也他如銷并軍營修復水利罷詩賦須經義與夫方田之法之類雖若紛然並出於一時然君以堯舜其民之心堅主之於上臣以堯舜其君之心力贊之於下要皆以為天下而非私已也諸臣若能原其心以議其法因其得以救其失推廣以究未明之義損益以矯偏勝之情務在協心一德博求賢才以行新法宋室未必不倘有利也而乃一令方下一謗隨之今日鬨然而攻者安石也明日譁然而議者新法也臺諫

借此以賈敢言之名公卿藉此以徼恤民之譽遠方下吏隨聲附和以自托於廷臣之黨而政事之堂幾爲交惡之地旦當是時下則未有不逞之民捐新法以爲倡亂之端遠則未有二虜之使因新法而出不遜之語而縉紳之士先自交搆橫潰洶洶如狂人狹勝心牢不可破祖宗之法槩以爲善其槩皆舍乎新創之法槩詆爲惡其果皆惡乎抑其爲議有一人之口而自相牴牾如蘇頴濱嘗言官自借貸之便而乃力詆青苗錢之非司馬公在英宗時嘗言農民租稅之外當無所與衛前當募

民爲之而乃力詆雇役之非蘇東坡嘗言不取寬
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
而乃力詆熙河之役之非又如已非雇役不可行
而他日又力爭雇役不可罷之類是也有事體相
類自來行之則以爲是公行之則以爲非如河北
弓箭社實與保甲相表裡蘇東坡請增修社約幷
加存恤而獨深惡保甲法之類是也青苗錢之放
專爲資業貧民不使富民乘急以邀倍稱之息司
馬韓歐諸公既極言此錢不可放則亦求所以掊
兼幷而振貧弱可也乃徒訟此之非利而不顧彼

之爲害何邪蘇東坡論雇役至謂士夫宣力之餘亦欲取樂若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似此之類既非真知是非之定論亦非曲盡利害之訏謨宜公槪謂流俗而主之益堅行之益力也一時議論既如此矣而左右記註之官與時紀載之筆又皆務爲巧詆至或離析文義單摭數語而張皇之如三不足之說公之所以告君者何嘗如是也然則當時所以攻新法者非寔攻新法也惡公而半反其法爾昔者桓公舉夷吾於士師而委之以國夷吾乃爲之作內政與鹽筴委

幣以斂州縣之穀守準以御輕重之權舉齊國之政而更張其太半且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桓公卒賴其計以成九合之功子產之相鄭也使都鄙有章下上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作丘賦制參辟鑄刑書舉鄭國之政而更張其太半雖國人孰殺子產之謠叔向將士多制之書士文伯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不火何為又六月火現而鄭果災之先見明驗亦銳然行之而無所疑畏卒之鄭賴以安雖晉楚之強莫能加焉又其下如

衛鞅之於孝公盡取秦法而更爲之盡取秦民而
束縛馳驟之雖甘龍辨說之煩秦民言令不便者
以千數而鞅終不爲沮卒之國內大治諸侯重足
屏息爭西嚮而割地彼數子諸侯之貴臣爾然皆
以其計數之審果敢堅忍大得逞於其國而公以
世不常有之材當四海爲家之日君臣相契有如
魚水乃黜落乚如彼者時勢異而娟忌衆故也夫
國內多故四竟多敵譬彼舟流不知所屆惟才與
智衆必歸之此管仲諸人所以得志也宋之治體
本涉優柔真仁而降此風寖盛士大夫競以含糊

爲寬厚因循爲老成又或高談雅望不肯破觚解
攣以就功名而其小人晏然如終歲在閑之馬雖
或芻豆不足一日圉人剪拂而燒剔之必將趯然
蹄而齗然齧當此時而欲頓改前轍以行新法無
惑乎其駭且謗矣公之所以不理於口者此也賈
誼年少美才疏遠之臣慨然欲爲國家改制立法
當時絳灌之徒雖甚害之而未至者是之甚者以
誼未嘗得政而文帝直以衆人待之也公令聞廣
譽傾一世既已爲人所忌加以南人驟貴父子兄
弟蟬聯禁近神宗又動以聖人目之而寄以心膂

及横議蠭起公又悍然以身任天下之怨力與之抗而不顧公之所以不理於口者此也古人自修身正家以至治國平天下莫不有法而懿德脩道實行於其間未有捨法度而可以爲仁義者也或乃謂公不務其本而專事法度然則孟子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之說非邪古者水土初平卽底慎則壤以制國用周官一書理財最備而大易明著理財正辭禁民爲非之訓盖古之人未甞諱理財也後儒始忌諱爾而或病公專言理財然則國非其國可耶宋之儒者大率據經泥古尊三代而

羞漢唐至有欲復井田封建之法者然亦幸其未試爾如其試焉能不如公之叢謗乎當時又伊川在朝其事權視公不啻十分之一而已不勝其醜詆之多則於公又何言哉元豐之末公旣罷相神宗相繼徂落羣議旣息事體亦安元祐若能守而不變循習日久膏澤自潤孰謂非繼述之善也乃毅然追懟必欲盡罷熙豐之法公以瞑眩之藥攻治之於先司馬公又以瞑眩之藥潰亂之於後遂使國論屢搖民心再擾夷想當時言新法可不罷者當不止於范純仁李清臣数子特史氏排公不

已不欲備存其說爾不然哲宗非漢獻晉惠比也何楊畏一言而章惇卽相章惇一來而黨人盡逐新法復行哉悲夫始也羣臣共爲一黨以抗君終也君子小人各自爲黨以求勝糾紛決裂費時失事至於易世而尤不知止從古以來如是而不禍且敗者有是理哉公昔言於仁宗謂晉武帝因循苟且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棄禮義捐法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淪於夷狄者二百餘年又謂可以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恐有無及之悔由此觀之靖康之禍公已

逆知其然所以苦心勠力不畏艱難不避謗議而每事必爲者固公旦天未陰雨綢繆牖戸之心也况熙豐之用章惇公爲之也元祐之用章惇亦公爲之乎而古今議者乃以靖康之禍之獄獨歸於公無亦秦人梟轘參夷之習未亡乎名實者政事之本治亂之原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卿大夫之心跡莫不詳其本末權其輕重而折諸天以正名議辟美惡功罪不相掩也夫是以天理明而王法著禮樂刑政可得而措爲由公而前若唐晉兩漢之世由公而後若崇觀宣靖紹興開禧

之間大臣之賢不肖可知也然或幸而得免於司寇之議或雖議而未盡其罪或適得本罪而未誅其意乃公獨以體國之忠救時之志而蒙衆惡皆歸之謗使後世幹蠱興事之臣戒於覆轍而妒賢嫉能之輩引以藉口此吾所以痛悼於千萬世名實之不正也雖然公亦不得無罪焉夫天地之道浸言以漸也況於人事哉而公乃謂論善俗之方始欲徐徐而變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於施爲坐此蔽而欲速之弊不免矣古者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聖人於革之時必以已

日乃手草言三就爲訓而公乃謂以物役已則神志有変戰之勞以道徇衆則事功無必成之望坐此敝而自用之弊不免矣當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不能果斷下之人持上太急而動生謗議公之意見偶蔽於此故於異議之人槩以讒說罷之然禹臯吁咈反以相和周召異同不妨共政公不以此自勉而欲以誅罰勝之豈子產安定國家必大焉先之道邪公嘗謂洪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而諸臣之才惟鯀優於治水故雖方命圮族而不能捨鯀其平昔議論如此所以不恤衆論而用

尊呂者亦曰姑取其才以濟吾事爾然豈有欲求善治而用小人既用小人而無後悔者邪數者公之罪也雖不無不幸於其間然律以皇極無有偏黨好惡之義誰能爲公諱也公之文集凡百卷邑以公重故集以地名自宋以來文章名家累數十往往退讓下風而莫敢爭列草廬日星海嶽之喻蓋定論也夫以公所立之高所任之大既如彼其文之不易及又如此徒以大中未協偏蔽尤存不能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以通天下之志濟天下之羣故雖遭逢詆辟而沮撓牽奪之餘非惟不足以

酬其堯舜君民之志反以增重異議者之勢使之勇於附和以抑蔽其君臣相與之至情正義於天下後世然則後之儒者其毋以影響未試之學而自許太過也夫其尚克偏去蔽以爲王治之本而毋以議論勝事實也夫或曰使神宗享國比於殷武而公之行政得如管仲將羣疑終不亡而事功終無成乎予曰噫此予所以重爲公慨也此予所以知天之無意於宋也不然以彼之君臣秉崇高富貴之勢而必於其道乃顧出齊桓管仲諸人之下耶是爲序嘉靖丙午秋八月望日邑後學章衮

汝明謹書

傳神總論

人必有像所以思其人也像必有祠以棲神猶生人必有宅以安其身也像有時而滅祠有時而圮後人衆惡剃丕者幾於不欲有其人而何以綿匕六七百年像與祠至於今不毀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以予所采錄若而人非後來稱爲善者邪後之覽斯編者其謂之何紀傳神弁及於諸祠堂記其九篇

眞贊二首〇李雁湖注曰傳燈錄此物非他物〇梵志出家白首而歸隣人見之驚曰昔人尚存

耶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莊子吾猶昔人非昔人○考畧曰公歸鍾山後喜看佛書自是見於詩篇甚多予嘗評擬寒山拾得詩謂是特天人游戲耳而他文無有也唯與蔡天啟蔣頴叔二書則其談佛理至如與曾子固書與陳祝書辯析佛老甚詳而老子一篇歸於禮樂刑政四術其言精微廣大尤爲淺儒所不能道無論陽儒陰釋者而謗者乃言公晚年流入佛老何哉

題王荊公畫像○此乾隆十五年彭公時爲江西

布政司題於荆公遺像幀首者也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予得拜公像於東鄉友人王変三家遂錄以歸顧彭二公爲臨川穆堂李侍郎主康熈辛丑會試所取士穆堂稿所辯荆公誣罔事甚多故予求覩顧氏書亦甚切而予得拜公像實始於此故首錄之

書王荆公騎驢圖○考略曰王荆公騎驢圖是亦一寫眞也公歸鍾山後優游山水問往來昭慶定林入功德水所與遊皆清尙之士若李伯時米元章蔡天啟葉致遠詩人俞秀老清老是也

所騎者驢也所發揮於古學者字說也抱字說而追逐於公驢後者清老也曰是勝事不可以無傳而因爲騎驢圖者李伯時也時有見其圖而曰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蘇子瞻也子瞻亦有笠屐圖視此何如也越二百餘年乃有讀臨川集若與清老曠世相感者元人張伯雨也其詩曰班馬文章老琢磨咎夔心跡半彫訛孰鞭顧作鍾山吏一袱字書隨白騾古無不朽之書而是圖若幸得長存則以有書其上者山谷道人黃魯直也山谷云荆公之門蓋

晩多佳士以此

入蜀記○考畧曰荆國文公畫像予嘗一見之及閱陸務觀入蜀記謂李伯時嘗圖公像於定林昭文齋所謂著帽束帶神彩如生與予所見圖悉合則知此軸亦出於伯時之手無疑也務觀爲陸佃農師之孫農師師事荆公甚久故務觀每言荆公事甚詳思慕亦甚切即此一記亦可作荆公仕宦歸來山居一小傳也公有昭文齋詩自註云米黻題予定林所居因作詩曰我自中山客何緣有此名當緣琴不鼓人不見虧成

今李本云人見有𢣀成似與第三句不合

荆國王文公祠堂記○考略曰象山陸先生與朱元晦三書在於孝宗淳熙十四年明年作王荆國祠堂記又五年先生卒是諸文皆成于晚年者也自是先生與人書必曰荆公祠堂記與元晦三書可精觀熟讀此數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辨論之文也又曰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大公案尋於諸儒講學諸書無能爲役獨于先生論太極書嘗樂觀焉至于文公祠記所謂公之質公之志公之蔽與夫元祐大臣

之更張紹聖小人之報復兩下相激禍變有由先生自訓聖人復起不易吾言洵不誣矣故予於從來是非荆公者亦惟於此記尤樂觀也先生作此記時去荆公没一百有三年中間洛蜀黨交相排擊其言盈天下若蘇氏之辯姦錄於宋文鑑又宋名臣言行錄盡采之邵氏聞見錄涑水記聞溫公瑣語魏氏東軒筆錄諸書所謂同志之士猶不能盡察若此類非耶先生没而後世詆訶此記者又成一大公案然則荆國公案又將何時而了耶顧予於此亦有不能釋然

於斯文者其於援引老氏抹殺漢唐謂公之學不造本源而悉精畢力於其末則猶是講學諸治漸漬於南渡習氣夫道有本有末天下事亦有本有末〻不見則本何由而明事不成則道何由而著故善言道術者唯考其行事善惡而本末具在功過自明則論荆公亦第如先生言公之質公之志公之蔽足矣又何必區心與事於本末之間而使人汗漫莫測其所由來哉故寻於斯記別爲裁截而錄之非敢刪也以明其所好在是而於先生全書自行於世無害也○

錢象祖字伯同錢塘人五世祖𤧞以嘉祐八年知撫州淳熈十三年象祖繼知撫州

鄒元標字爾瞻吉水人萬厯五年進士神廟初官御史以直聲振天下此記謂公儒而無欲儒而有爲儒而自信其言皆切當執鞭欣慕鄒公過人遠矣先時洪武朝解縉大紳作吉水王氏祠堂序荆公弟王環之後也序言王氏先世積德深厚而日阨不因荆公而有衰謝也已不能無微辭焉宏治二年南城羅玘景鳴作金谿王氏祠堂記則平甫之後記盛言平甫有後而王雱

勿祀與小人貪功好殺者爭入於泯滅幾與造言苟枷杻者無以異是亦皆西江人也

撫州府志書王文公祠記○公自臨川家於金陵卒於是塟于是父母兄弟墳墓皆在焉子雱沒猶有次子旁是後子孫不知所在亦不復聞有歸臨川者然自公沒中間官於臨川者嘗爲公集其文又築其祠而祀之至于今六七百年不絕公之得此豈偶然哉故考於諸祠與廢可考而知者必備錄之所以見公流澤之長也虞伯生作臨川晏氏宗譜序云荆公子孫四十年前

尙見一二人今祠下亦有一二人耳

荆公故宅○考略曰乾隆己酉予遇臨川李君於南昌旅次曰近見某氏詩選錄李石臺所作荆公故宅詩一首旣將原詩改易數字又大肆譏評予甚憤焉予因取李氏集覆閱之不知某氏何惡於臨川人謂於荆公多所諱言又何所愛於石臺改其詩爲能存直道詩言洛蜀黨成終誤國熙豐法敝豈緣公竊謂元祐紹聖黨禍此二語實爲千古定案矣今改終爲疑故豈爲竟遂不得不改史書功過亦濛濛爲生平功過史

書中夫改人之詩以毀人又改人和詩以易其原韻何斯人之不憚煩也石臺又有重和詩一首言周官實政終難毀則與熙豐法敝皆緣公合矣宋史虛言以失公又與史書功過亦濛乜合矣盛名孤立應成謗亦曷嘗年亦雨濛是其于公之得謗至比之周公居東又詳著跋語於後某氏亦能取重和詩及諸跋語而盡改之乎夫必如其所改詩謂石臺猶存直道可也否則以本詩言之豈非臨川人諱言荆公至是不又益一李來泰乎臨川人自宋陸象山作荆公祠

堂記元吳草廬虞道園又繼之明嘉靖中則有章衮汝明作荆公文集序纔七至五千言湯顯祖義仍於青苗保甲亦皆有說近惟李侍郎穆堂稿所辨正誣罔事尤多夫此數君子皆以文章道德顯著於當時其著書立言亦欲以傳信後世必不肯違直道以黨鄉人也且六七百年來毀荆公者沿襲舊說奚啻千萬人某氏又向必改此一詩藉臨川人以攻臨川人公之得謗愈積而愈多豈不以此也哉李君名孝汾字齊舒穆堂侍郎之弟之子遂書以相質且以釋其

憤云

存是樓題王荆公遺像○黄魯直跋荆公禪簡云荆公學佛所謂吾以爲龍又無角吾以爲蛇又有足者也然予嘗熟觀其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暮年小詩雅麗精絶脱去流俗不可以常理待之也考畧曰一荆公耳明光之作辨姦一則抑之在深淵之下魯直之跋禪簡一則抗之在青雲之上且一魯直耳以未嘗親見光風霽月之瀟灑而人皆信之以爇視富貴浮雲之荆公而不一及之

於像何有焉書罷爲之三嘆乎錄諸序像贊共二卷中有王明清玉照新志韓止仲澗泉日記黃魯直蝦簡鄭端簡古言亦必爲之備載者以其言簡而意盡皆有過人之識後之覽者果能平心而察之雖謂俟之百世不惑可也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首之二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首之二

荆公自題真贊二首 録前

題王荆公畫像○公名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也生宋天禧之己未年以元祐元年卒於金陵塟鍾山之麓予同年顧君棟高欲爲公編緝年譜以補藝苑之闕且求公像繪於簡端予因從公裔孫處得遺像覽之撫其副本應顧君之請重裝潢是軸并爲題識付公子孫藏之至公之文章政事前

人論之詳矣茲不多贅時乾隆十五年季冬月中
州彭家屏書於紫薇官舍

入蜀記

山陰陸游務觀

乾道六年七月八日晨至鍾山道林真覺大師塔焚香塔在太平興國寺上寶公所瘞也塔中金銅寶公像有銘在其膺盖王文公守金陵時所作僧言古像取入東都啓聖院祖宗時每有祈禱啟聖及此塔皆設道場考之信然塔西南有小軒曰木末其下皆大松髯甲夭矯如蛟龍往往數百年物木末蓋後人取文公詩木末北山雲冉冉之句名之建康志謂公自命此名非也塔後又有定林庵舊聞先君言李伯時畫文公像於庵之昭文齋壁

著帽束帶神彩如生文公沒齋常扃閉遇重客至寺僧開戶客忽見像皆驚聳覺生氣逼人寫照之妙如此今庵經火尺椽無復存者予乙酉秋嘗雨中獨來遊留字壁間後人移刻崖石讀之感嘆益已五六年矣歸途過半山少留半山者文公舊宅所謂報寧禪院也自城中上鍾山此爲中途故曰半山殘毀尤甚寺西有土山今謂之培塿亦後人取文公詩所謂滿西崖丁壯擔土爲培塿名之也寺後又有謝安墩文公詩云在冶城西北即此是也

荆國王文公祠堂記 節錄

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悉弊端枝葉扶疎往匕切當公疇昔之學問熙寧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尙得爲知公者乎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爲孔孟勳績必爲伊周公之志也不不蘄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爲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

其時君不世出學焉而後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讙譁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樸屏伏憸狡得志曾不爲悟公之蔽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鮮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所貴乎玉者瑕瑜不相掩也古之信史

直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畢見勸懲鑑戒後世所賴抑揚損益以附己好惡用失情實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豈所望於君子哉紹聖之變寧得而獨委罪於公乎熙寧之初公固遂知己說之行人所不樂既指爲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諸賢排公已甚之辭亦復稱是兩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祐諸公可易轍矣又益甚之六藝之正可文姦言小人附託何所不至紹聖用事之人如彼其傑新法不作豈將遂無所竄其巧以逞其志乎反復其手以導崇寧之姦者實元祐三館之儲元豐之末

附麗匪人自爲定策至造詐以誣首相則疇昔從
容問學慷慨陳義而諸君子之所深與者也近世
學者雷同一律發言盈庭豈嘗學前輩者哉公世
居臨川罷政徙於金陵宣和間故廬邱墟鄉貴人
劉懸立祠其上紹興初常加葺焉逮今餘四十年
隳圮已甚過者咨嘆今怪力之祠綿々不絕而公
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山川炳靈殆不世有其廟
貌弗嚴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心之
畏疑使至是耶郡侯錢公緝學之既慨然撤而新
之視舊加壯爲之管鑰掌於學官以時祀焉予務

勖之竊所敬歎旣又囑記於予公爲使時舍人曾
公復書切磋有曰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爲善
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足之必其理未有以
奪足下之見也竊不自揆得從郡侯教以所聞薦
於祠下必公之所樂聞也淳熙十有五年歲次戊
申正月初吉邦人陸九淵記

崇儒書院記節錄

明吉水鄒元標爾瞻

撫州海內名郡也其先多明德大儒如晏元獻王荆國曾文定陸文安伯仲吳草廬康齋諸先生者或曰元獻忠誠三陸孝友二吳篤實南豐有功六經粹然無瑕獨荆國史有遺議何耶鄒子曰荆公儒而無欲者也拜相之日矢寒山以自老罷相之後托頹垣以終身徬徨塵垢之外逍遙無為之業斯其人可得而磷淄耶當時為諸人攻者惟新法耳新法之行荆國固失之驟新法之罷君實亦失之激急於罷者若以為弊政不可一日有而今一

一以爲良法公固儒而有爲者也身未執政天下
譽之不加信及旣執政天下毀之不加沮彼其心
視毀譽如浮靄之來往太虛公又儒而自信者也
七先生亭有令譽如無瑕之玉公犯衆怒羣猜如
百煉之金其趣操何後先殊焉且麟經絕響是非
無憑从來九原有作孰類吾所忻願焉乎於公又
奚疑

撫州府志書王文公祠記

王文公祠在府治東南據步嶺朱崇寧五年郡守田登因公舊宅創祠肖公像而祀之淳熙中郡守錢象祖修葺比舊加壯爲之管鑰隸于學官歲時祀焉事見象山陸文安公記中元至順初祠圯草廬吳先生就養郡庠過其祠而太息言於監郡塔不台重加繕治虞邵菴爲之記不知廢自何時祠宇爲居民侵削僅有存者臨川七十九都有上池王氏者譜諜相沿爲公弟安上後國初有名孟濱者爲本府教授遂主公祠天順成化間其孫宗璉

而以遺祠轉典與千戶所王表者并以公及夫人二像附之公像且數百年鮮完如故若有呵護者每一拜觀欽容起敬有城北王某者忽認安禮之後嘉靖廿五年請托千戶熊邦傑以力奪之知縣應雲鸑遂祭于其家廿六年府同知陳一貫後以米二石易荆國夫人像并付之守祠者猶記歲月直書其事于祠壁云

記文公祠者多矣此身後之文擬別爲一卷附之惟此敘公像獲存獨詳因錄於寫眞後乾隆寸五年彭公所模者卽此軸也

荆公故宅　　臨川李來泰石臺

十年高臥此東峯出處無端釁已叢髯蜀黨成終沈本改疑誤國熙豐法敝豈改竟緣公爭墩已賦三山石記里猶傳九曜宮澧向春風尋舊澤改宅史書改生平二字功過亦濛〻改史書中二字

右詩和蘇劍浦臨川十詠之一末有總跋節錄

半山學問經濟本非宋代諸賢所可及新法功過自不相掩溫公考亭已辨之當日毀謗之言後人附會不白尤可浩歎因爲拈出意在闡幽

康熙元年壬寅十月二十四日附識

沈氏詩選評曰由言利而變法由變法而紹述由紹述而召亂則宋家南渡荆公有以致之也臨川人每多諱言作者自存直道

王荆公真贊

存是樓稿

嗚呼此何人哉是世所傳囚首喪面垢汚不洗則有辨姦之蘇洵而黄魯直云予嘗熟觀其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二說背馳一越一秦而真安在哉我拜公像是身非身亦讀其書誰與爲鄰其爲年譜也非徒爲面洗其垢整風度而常新固將貽諸衆惡必察者而迢遙以俟乎千春也

書王荆公騎驢圖　宋黃庭堅魯直

荆公晚年删定字説出入百家語簡而意深常自以爲平生精力盡於此書好學者從之請問口講手畫終席或至千餘言金華俞紫琳清老嘗冠秃巾衣掃塔服抱字説追逐荆公之驢往來法雲定林過八功德水逍遥遊亭之上龍眠李伯時曰此勝事不可以無傳也

王荆公年譜例略

卷首三

年譜所以紀事也荆公譜前此既無所承即生平自著其文亦多無歲月可考故雖年譜告成猶不能無歉心焉自古傳信莫如史惟宋史傳公尤多顯然不合而無有人從而正之者是誠不可無言也

春秋采善貶惡非獨無刺譏而已惟好議論公者記惡不記美而後世有述皆歸焉

天子爲天下君宰相爲時亮天工者也攻公 加專

在新法猶爲在朝言朝惟謗公者千萬端皆出於私書辨之而不勝辨則由辯姦凡事不近人情一言爲之也

辨姦如張安道撰墓表有命祖之語子瞻作謝書有流涕之言其爲作僞易知也今又采元豐七年子瞻過金陵有鍾山唱和諸篇公既没有與滕元發一書皆具載於眉山集中者其於辨姦不愈足證其妄乎

與

荆公分道立幟者溫國也以變更新法言之謂青苗不可徧行於天下似矣保甲可廢乎差役

可復乎熙河可既取而復棄之乎以詩賦取士豈果愈於經義乎李石臺曰洛蜀黨成終誤國熙豐洪儆豈緣公

濮議爲公身外之事也而錄之所以志黨禍之所由始宋之亡實由於黨禍

神宗實錄爲公身後之書也而錄之尤詳者所以志黨禍之終

考畧所以紀事亦所以辨謗而於論文不與焉其於公文曰讀本何也非敢自詡能讀與僅爲學子佔畢之資亦以事與文有關於體要者皆繫

焉以是爲不可不讀云爾

曰就正何也柳宗元著非國語矣而後人非々國語又作明陳耀文於丹鉛錄正楊有書矣而後人又有正々楊者然乎於丹鉛錄所痛詆安在者亦十駁其五已載之考略雜錄矣則今于考畧全書誠得有道者正之是爲荆公身後之大幸而亦鄙人屬望之眞心也

唐宋韓柳二蘇之古文嘗自言其用心所由來與其得力所已至而荆公無有故乎考畧鮮及焉然卽以文論惟穆堂李氏有言荆公生平爲文

最爲簡古其簡至於篇無餘語語無餘字往往
東千百言十數轉於數行中其古至於不可攀
躋蹤跡引而高如緣千仞之崖俯而深如縋千
尋之谿而曠而愈奧如平楚蒼然而萬象無際
此真善言荆公古文者而世且曰吾不以人廢
言也又曰吾愛其文而惡其爲人因遂不欲讀
其書是果得爲知人與知文者哉

公詩曰惟聖人能輕重人不能銖兩爲千鈞獨謗
公者造爲不根之言又以銖兩成千鈞之重郎
于無益費精神亦多在乎此觀吾考畧者幸乎

心而察之可也